



岁月悠悠

童谣

□颜良成

盛世修志。近年来,各地都在兴修志书,我也有幸参与乡镇志的编纂。一夜之间,那些尘封的往事成了稀罕之宝。一日翻阅书稿,一首童谣《摇摇船》映入眼帘:“摇,摇,摇,摇到外婆桥。外婆对我笑,夸我好宝宝……”古老的童谣,仿佛一股清泉,流入心际,亲切又遥远,熟悉又陌生。它像日月星辰,照亮遥远的童年;它像盈盈风铃,叩开美妙记忆的闸门。久违了,古老的童谣。

据考证,童谣最早始于《诗经·国风》:“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。”在那些风轻云淡、青草柳长的岁月,总有一群穿着开裆裤,甚至光屁股的孩童,手拿篾片木棍,跳跃在村头巷尾,用稚嫩的童音吟唱属于自己的歌谣。

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和外婆的童谣吟唱中度过的。那时的老人们一手臂弯里抱着娃儿,一手轻拍娃儿的后背,有节奏地唱着:“宝宝乖,吃鱼腮;宝宝痛,吃鱼冻。”一般人家有五六个小孩,年长的哥哥姐姐将从长辈那里学到的童谣,咿咿呀呀地教给弟弟妹妹们。

每到夏日的傍晚,人们便围聚在广场上,由祖母或母亲领唱,孩子们一条腔地跟着唱,边唱边表演。还有通过简单的歌词,教授牙牙学语的稚童数数,《打老虎》: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;老虎没打着,见到小松鼠;松鼠有几只?让我数一数,一二三四五。”《松青蛙》:“一只青蛙一张嘴,两只眼睛四条腿,扑通一声跳下水;两只青蛙两张嘴,四只眼睛八条腿……”以此类推,未进校门的孩童便学会了乘法。更有通过吟唱童谣,教育孩子学习知识:“牵牛花,爬高楼;高楼高,爬树梢;树梢长,爬东墙;东墙滑,爬篱笆;篱笆细,不敢爬,坐在地上吹喇叭……”孩子们又唱又跳,乐此不疲。

有一种无厘头童谣,说不出什么意思,但朗朗上口,好唱好记又好玩,大人小孩拍着手齐声唱和。老槐树下歌声笑声响成一片,荡漾在夜空。

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颠倒歌,趣味横生。“东西路,南北走,顶头碰上人咬狗。拾起狗来砸砖头,又被砖头咬了手。老鼠叨着狸猫跑,口袋驮着驴子走……”“太阳出西落在东,胡萝卜发芽长根葱。天上无云下大雨,树梢不动刮狂风,纸糊的灯笼刮不动,確白刮到半空中……”我们还夹杂着自己幼年的想象,自编颠倒歌词,嬉戏逗唱,乐趣无穷。

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不知从何时起,那些口耳相传的童谣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终于在历史长河中沉寂。现在幼儿园里也教童谣,老师教一句,孩子们学一句,整齐划一,却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我想,少的或许是那种口耳相传的温热,是祖母搂着孙儿时,从皱纹里溢出来的那份情意罢了。

那些曾在一代代人口中流转的童谣无声无息地消失了,心中不免有些空落和惆怅。或许将来的某一天,人们会从我们编写的乡镇志中发现这些童谣。虽然是一鳞半爪,但总是历史留存的音符,总有研究的价值。于是,我想在乡镇志中加大童谣的分量,可是,写着写着,却发现记忆已经模糊了。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词句,像退潮时的贝壳,不知不觉被时间的海浪卷走了许多。再有一二十年,恐怕在历史的海滩上,很难找到一些古老童谣的痕迹了。

往事难忘

血洒韩家墩

□徐良观

七月的骄阳炙烤着大地,松柏却依旧挺立如翠。在三仓烈士陵园的东南角,一座烈士墓静静默立,黑色大理石碑上,“五烈士墓”四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墓碑背面,魏碑体镌刻的字迹诉说着一段模糊却沉重的过往:“据查,五烈士中有一名叫张英,余不详,此墓2010年清明迁于南沈灶镇兆丰居委会六组。”

这座墓碑之下,掩埋着一场力量悬殊的遭遇战,一段刻骨铭心的抗战故事,一页不堪回首的血色历史。

1944年夏,穷途末路的日军如同秋后的蚂蚱,仍在乡间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。彼时的南沈灶镇兆丰村六组韩家墩一带,周边多是青草萋萋的荒地,正是新四军与地方游击连活跃的战场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,伺机对下乡扫荡的日伪军予以迎头痛击。新四军后方医院也常在附近的韩徐乡、贾坝乡、天鹅乡一带辗转,为伤员提供救治。

自从新四军来到韩家墩,便带领乡亲们减租减息,打土豪、分田地,为翻身解放浴血奋战。曾经弯腰屈膝的韩家墩乡亲们挺直了腰杆,眼中燃起对新生活的憧憬,整个韩家墩都激荡着蓬勃的革命热情。

那一日,新四军一师某部排长张英带领全排战士执行任务时,突然遭遇数倍于己的日伪军的伏击。危急关头,张英沉着指挥,战士们临危不乱,迅速展开反击。他们凭借灵活的战术与对地形的熟悉,边打边撤,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,奋力撕开包围圈。但激战良久,子弹渐渐耗尽,手榴弹也所剩无几。在张英的掩护下,部分战士成功突围,而他率领的6名战士却陷入弹尽援绝的绝境,只能在韩家墩周边四处寻找隐蔽之处暂避锋芒。

韩家墩的乡亲们得知新四军战士遇险,纷纷挺身而出。他们不顾自身性命,有的将战士藏进草堆,有的藏入家中,有的护送至河边芦苇荡。如今94岁的韩乐宽老人,当年还是13岁的少年,正处于记事的年纪。他清晰记得,那年夏天,母亲沈书英刚生下六妹,尚在月子中。起初枪声密集,后来渐渐稀疏,直至沉寂。沈书英与丈夫知道战斗或许已结束,就在这时,一名20多岁的新四军战士携枪来到家门口。夫妇俩没有丝毫犹豫,急中生智将战士藏进蚊帐,又妥善收好枪支,盼着能助他躲过此劫。

然而敌人很快追到韩家墩,展开疯狂搜捕与屠杀。沈书英夫妇在屋内默默祈祷,却终究没能保住战士的性命。敌人顺着地上的血迹寻来,将战士从床上强行拖出,押到韩乐宽家西南的田埂上,用刺刀捅死。最终,张英排长与6名战士全部倒在血泊中,年轻的生命血洒韩家墩,这片土地瞬间被血雨腥风笼罩。

韩乐宽老人拄着拐杖,带我们来到烈士当年的遇害地,指着脚下的泥土颤声重复:“就是这里!就在这里!”老人的声音里,土地的褶皱中,仿佛仍能听见当年敌人的疯狂号叫与枪声。回忆起那幕惨剧,九旬老人泣不成声,眼中滚下热泪。

张英等7名战士的壮烈牺牲,深深震撼了韩家墩的百姓。大家对敌人的仇恨刻骨铭心,对烈士的壮烈牺牲则满怀悲痛与崇敬。这些年轻的战士不过二十岁上下,正值青春年华,却将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。他们中多数人甚至没能留下姓名,只知道排长张英是江西人,他的英勇事迹在韩家墩代代相传。

青山有幸埋忠骨。当年的村长韩俊福悲痛欲绝,主动牵头动员乡亲们捐款买棺。尽管当时家家户户都食不果腹,却仍齐心协力筹款,购得六口棺材入殓烈士。因条件所限,其中一口棺材里安放了两位烈士的遗体。后来,有两位烈士的遗骸被家属领回故土,最终留下五位烈士长眠于此,这便是韩家墩及周边群众至今记忆犹新的“五个兵墓”。

2010年清明,五位烈士的遗骸迁至三仓烈士陵园,在那里接受后世子孙的缅怀与敬仰。如今松柏常青,丰碑永立,那段血写的历史从未被遗忘,那些无名的忠魂,永远活在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。

心香一瓣

夏日的午后,进入树林,找一处空隙,用旧书或废纸铺在长满青草的地上,嘴里含着一株狗尾巴草,静听鸟鸣,那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享受。

夏日听鸟鸣

□张洪文

入夜。我走在家乡的小路上,路两旁茂密的树林里,传来欢快的鸟鸣声。或悠扬、或委婉、或低鸣、或清脆,每一种声音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,如涓涓细流从心间悄悄流过。忽然,一声枪响,惊吓得林子里的小鸟四散逃飞。我一着急,醒了。原来是梦中听鸟鸣。

10多年前从乡下搬到镇上后,听鸟鸣好像成了奢侈的享受。近两年,居住的小区进行精细化的改造提升,污水沟整治,垃圾、杂草清理,新建了停车场和微型游园。往昔的脏乱差一改为洁净美,引得鸟儿们纷纷回归栖息。夏日时分,门前停车场两旁,高大的杨柳和水杉是鸟儿们夜晚栖息和早晨鸣唱的宝地。于是,我和妻子在鸟鸣的伴奏下起床洗漱,开启了一天晨练的奏章。一个多小时后,我们在鸟鸣中哼着小调回家,一天的心情就在晨起的鸟鸣声中流淌、氤氲。

不知是什么原因,这几天常在闷热、嘈杂的夜晚想起童年村子里的鸟鸣。春暖花开的季节,一只燕子飞落在我家屋梁上,叽叽声不绝于耳。后来又飞来一只,两只燕子每天在屋里飞来飞去。两三天的工夫,我家屋梁上便垒起了一只燕子窝。继而整个夏日,燕子便成为我家的常客。儿时的我,晚上常伴着燕子的呢喃入梦,清晨在燕子的鸣叫声中醒来。

初夏,布谷鸟的声声叫唤,似五月农忙的开场锣鼓,催得麦子黄了,秧苗绿了。路两旁笔直挺拔的意杨树也伸出它粗壮的手臂,但始终不见布谷鸟在树上停歇。记得曾听父亲说,布谷鸟的叫声就是丰收的象征。哪年要是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,可能就是荒年了。虽然对父亲的说法没有考证,但每年听见布谷鸟叫声在村子上空回荡,我的心里总感到很踏实,很温暖。

记得大伯家的门前,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,上面有一个喜鹊窝。我们童年的伙伴常常追着花喜鹊的叫声来到树下,仰头望鹊。是着急,更是好奇。着急那树太高了,芦柴够不着捣它的鸟窝。好奇的我们想爬上树,看看鸟窝里的蛋和刚孵化出来的小鸟。无奈每次都无功而返,只能一遍遍唱着那首“花喜鹊,喳喳叫,家里就要好运到。来亲戚,到朋友,今天米饭一大碗”的童谣。

16岁那年,我外出读书,离开鸟鸣绕梁的村子,再也享受不到晨起的鸟鸣声。好在学校后面有一片大树林,是鸟儿的栖息处。夏日的午后,进入树林,找一处空隙,用旧书或废纸铺在长满青草的地上,嘴里含着一株狗尾巴草,静听鸟鸣,那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享受。记得班上一位叫梅的同学,也喜欢听鸟鸣的“清唱”。于是我们便偷偷相约午后,一起听鸟鸣,聊青春岁月,憧憬世外桃源的生活。那时青春年少的我们不问前程,只知当下。

参加工作以后,虽说住在一个小镇上,但鸟鸣声越来越少了,每天入目的是厚实的马路,坚硬的街道,混凝土的楼房。听到的多是机器的轰鸣声、汽车的马达声。听鸟鸣好像成了久远的回忆。好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命中注定的缘分有时就在一刹那间相遇。古街的改造、小区的提升、大树的进驻,于无声处发出对鸟儿的请柬,日出东升的夏日清晨,悦耳诱人的鸟鸣如每天的手机闹铃一般准时响起。我知道,这是我深深眷恋着的“鸟鸣”回来了。